



欢迎拍打和平的翅膀,降落杭州

他们拍打起了翅膀。他们终于发现一份难得的美丽,位于东经120度、北纬30度交叉处这些世界大国的元首们、总统们这些相信自己是世界领航者的能看透一切航线的黑眼睛、蓝眼睛、黄眼睛们终于,他们看见了杭州

看见了 中国南宋朝代的首都这座渴望和平比渴望一切都迫切的城市

终于发现一座连骨髓都是由和平构成的城市一个被称作天堂人间仙境她拥有一个动人的湖泊,以中国最美丽的女人西施命名还有一位会写诗的名叫苏东坡的市长,特意用西子湖的淤泥,堆起了一个被称作三潭印月的岛屿专门供拍打和平的翅膀降落

我知道,现在,这些翅膀成为元首们与总统们的专机十九对翅膀在寻找这个中国最美丽的城市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我想同时看见友谊、爱情、宽容、理解、大度、和平我知道十九对翅膀降落的时候这些词汇会步出机舱,并且会挥起右手如同鲜花摇动花瓣

因为在我所居住的城市,最美丽的事物显而易见她们滚动在曲院风荷抖颤的莲叶里站立在钱塘江壮观的潮头上闪烁在大运河细密的波纹间甚至,她们就是一片春江花月夜,被中国东汉时期的严子陵,静静地垂钓着

因此,以和平的名义我们杭州人,欢迎一切拍打和平的翅膀降落就如欢迎春风降落、霞光降落、彩虹降落而我更愿意相信,喜欢在三潭印月上空收拢翅膀的元首们、总统们,携带着的都是一颗亮如明月的善良的心

由于你们,所有的经纬线,现在都已经编织成了一只五彩缤纷的花篮

德生是一个办事严谨的人,生活规律,工作麻利。凡是和他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为人和蔼、心地善良。从小就喜欢小动物的德生,高考志愿填报了生物系,毕业后从事大熊猫保护研究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他们经常在野外工作,遇到小动物如家常便饭。德生从不惊吓它们,更别说伤害了。在深山老林里穿行,年轻的同事遇到茂密的灌木,就拿砍刀开路,可德生尽量拨开灌木过去,即便野生植物也不践踏。年轻同事很以为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德生,这满山遍野都是野草野树,你就是砍倒一大片,过不了几个月又跟原来一模一样,甚至比原来还茂盛。德生说,你说得没错,但是原来那些被你砍倒的植物却没有生命了。我们从事生态保护工作的人应尊重一切生命形态,哪怕是一株小草,它都是从几十万年甚至几千万年进化到现在,它在世界上一直存在到今天,定是有意义的。后来,在他的影响下,那些曾经和他辩论过的年轻同事们,也都更加尊重一切生命。

汶川大地震那天,他陪同十几位同行好友在保护区考察。中午在山庄吃过饭后,德生要去成都办事,他就随同这些考察的同行好友们一起上了中巴车。大家上车后有说有笑,车子刚刚走了几十米,德生忽然感觉肚子不舒服,有拉肚子 的感觉。他觉得这么远的路,自己肯定熬不住,半道上也不好跟司机说要上厕所

生命之悟

今天是阴天。进入六月,梅子开始黄熟起来,东京的梅雨季也就从阳光明媚的春天一步步三回头地走来了。

桃花、樱花、牡丹、玫瑰的相继谢幕,春天终于肯把天空让给那一片浅绿深绿的叶子的时候,紫阳花却在梅雨的灰云里,悄悄地伸出了它的花朵。圆团的,球一样,一簇一簇的,白的粉粉的蓝的绿的紫的,五颜六色,却安静得让人心疼。

我没来日本之前,完全不知道这种花的样子,甚至不知道这种花的存在。而且在来到日本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根本没注意到它。它既不香气袭人,也不娇艳欲滴,不用精心呵护,随便地长在公园长在墙角长在路边长在谁家的门口,而且花朵绽放之前,是一

花香一瓣

听我歌唱杭州

黄亚洲

花篮的把手,就是杭州由于钱塘自古繁华,这个城市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足够你们采摘

再告诉你们,我们这个城市,自古是吴文化与越文化的交界我们早就习惯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融

再告诉你们,我们这个城市,一向是中国南方与北方的交界我们早就学会了将不同的气候特征,演化成每年的风调雨顺

所以,对G20的欢迎,我们是由衷的你们发现了一个城市的美丽,尤其是她的底气当一对对翅膀出现在西子湖上空,努力拍打和平的时候你们会看见,所有的杭州人都在举起热烈的手,拍打真挚的感情

这样的一种遥相呼应,就是一个最渴望和平的城市的 最真实的表情

钱江风荷——G20杭州峰会开幕感怀

钱江之滨,莲花形建筑内走过红地毯的二十国领袖,坐成了一圈花蕊在花瓣以外的地方,我能听见七十亿蜜蜂嗡嗡营营的舞蹈,显而易见全世界都在盼望酿出和平与发展的莲花之蜜

钱江之滨,莲花盛开潮水以江流与海洋交替的形式、循环的形式演绎着领袖们反反复复的酝酿与推敲——对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思索——对分歧的建设性管控的构想酿蜜的工艺,复杂而精妙

但是,我看见开幕晚宴上那些高脚酒杯,已经如同莲花一样摇曳着九月的芬芳

中国方案当然有其特别的馨香,我们一向是花的国家与蜜蜂的国家,连一条钱塘江,都能同时包容淡的水与咸的水,同时包容春江花月与惊天大潮

心向善 天佑之

风信子

所。几秒钟的犹豫后,德生对司机说,忘了有一件急事必须马上处理,让大家先走,处理完急事后自己开车去成都。德生下车后,急忙奔回楼里径直进了厕所,蹲了几分钟,可怎么也上不出。于是,德生出了厕所往停车的地方走,准备取车出发。还没到车跟前,突然觉得整个人晕得快要倒了,稳住脚步,发现附近的房屋在剧烈摇晃,不远处山石轰鸣,山体不停地垮塌。他立刻意识到这是地震了,而不是自己身体出了问题。他第一反应就是急忙往大熊猫圈舍方向跑。这时,他看见游客们呼喊着想往外乱跑,他朝游客们喊叫:赶快到开阔地带集中。他飞奔着冲到大熊猫圈舍,看见同事正在抢救大熊猫。他和饲养员将吓得乱跑的大熊猫,以及被倒塌圈舍困住的几只大熊猫,紧急救助到安全地带。大熊猫全部安置妥当后,他又急忙投入 to 搜救被困游客的工作中。

忙完这些,他忽然想起刚才本已上车却因肚子不舒服不得已下车,而已经开走的那辆中巴,现在到了哪里? 情况如何? 他急忙掏出手机拨打,可是手机已经 没有信号。他立即叫上四位同事迅速出

发,冒着余震危险,沿途搜寻那辆中巴车。他们开车不到两公里,道路就已经被塌方堵死。他让一位同事调头将车辆开回单位,自己和其他三位同事徒步前进继续搜寻。从保护区山庄到映秀镇这段道路,全长四十五公里,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他们每周都往返这条道路。二十多年里,他们每个人都无数次地来回来回,全程拐多少个弯,哪个地方路面有坑、哪个地方弯窄路窄,都深深地刻在这些保护人员的心中。然而,在这天崩地裂的时刻,却要用脚步丈量,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清楚:每前进一步,都冒着死亡的威胁。这些保护人员并没有丝毫畏惧,因为他们惦记的是,半个小时前还在为敬酒争执得面红耳赤的同行好友。时间仅仅过了几十分钟,便生死不明,这让他们心急如焚。他们艰难地搜寻,遇到塌方路段,翻越塌方的巨石或泥堆,仔细寻找是否有车辆或人员被埋压;在路基坍塌的地方,他们喊叫乘车人员的名字,试图听到回声。没有声响,没有车辆痕迹,他们爬上陡坡,绕道继续小心前行。那天,德生和同事们用了三个多小时,才

色、粉色或紫色,紫阳花不仅因为雨水、阳光发生颜色的变化,也会因为土壤酸碱度不同,开出的花儿颜色也不同。土壤呈酸性时,花儿会青色、紫色,土壤呈碱性时,花儿会粉色。即便刚开始白中带些黄绿色的花儿,也会慢慢变成淡青色、青色、淡紫色、深紫色、粉红色,这时,除了土壤的酸碱性外,与天气、温度、阳光有关,与时间也有关。

一天变化无数颜色,一周变化各种心情,这般神奇的花儿,开在六月梅子黄熟的时候,跟雨中各种颜色的雨伞一起,成为日本美丽六月的风情和风景。

多少年匆匆走过的地方,多少岁从无赏花的心情,我们忙,忙学习,忙工作,忙吃饭,忙挣钱,忙结婚,忙生儿育女,忙成名,忙聚会,忙得自己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的时候,下雨天,你如果看

世界的进步,是这样飞快曲院风荷,自然就站成了钱江风荷真要感谢这一条钱江,在领袖们生成一圈花蕊的时刻它能将上游的花月夜与下游出海口的太平洋,一起召拢在这朵巨大的莲花面前回答这个激动人心的问题吧,从杭州重新出发的世界巨轮将承载什么样的气派、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甜蜜与芬芳

让我用杭州话告诉你,那些高举的酒杯里,全都是未来历史的蜜而那一声嘹亮的汽笛,就是震耳欲聋的花香绝对,毋庸置疑

给杭州来个速写

作为西湖十景的韵脚戴望舒的雨巷,遍布全城

最后一场雨,总是那么细心,收尽三秋桂香

白居易与苏东坡,一直像长堤一样卧卧三个石潭,是丢弃的酒壶

这个城市一向有阴柔之美湖边婀娜的柳枝,有一条属于白娘子一条属于小青拂着坟头的那一条,就是苏小小了

另外一条,则是碰着了井栏成为笔直的视线祝英台指点梁山伯看井底井里那只呆头鹅

这个城市的夏天也很刚烈岳飞墓、张苍水墓、于谦墓是三个男低音的喉结唱罢《满江红》,就一齐哑了因此秋瑾石像前的几树桃花年年出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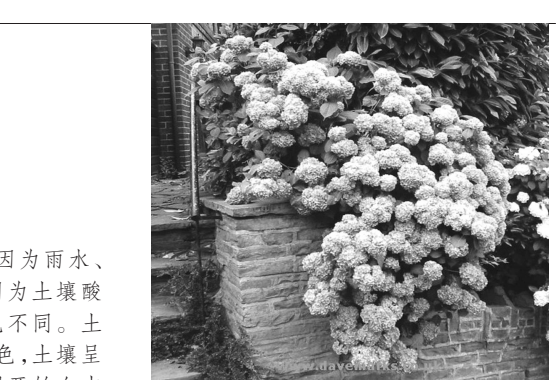
雷峰塔是新栽的那一天我放下花锄,一抬脸就看见了拓宽的运河我发现,这条河也是刚柔相济敢把个城市全部的胆气与私情,直接透露给北京

天佑之

排查了不到三分之一的道路。在一个巨大的垮塌处,很长一段道路全部跨塌,山体崖壁陡峭直立,找不到翻越攀爬绕道的线路,他们不得已才返回保护区。

回到保护区,德生和同事们又立即投入到抗灾自救工作中。房屋全部跨塌,粮食被埋,蔬菜被埋,饮用水缺乏,大熊猫嗷嗷待哺。德生和同事们忍住饥饿、干渴,为大熊猫寻找竹子。在残破的房屋中找到一点点仅仅果腹的东西,首先给了被困在保护区的游客们。这是这些保护人员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五天后,孤岛保护区通讯恢复,德生再次联系面包车上的 人,始终没有音讯。直至救灾结束,他们也没有找到那些5·12中午敬酒的同行好友们。德生和同事们最终不得不面临可怕的结果:整个车辆被大地震吞噬了。

这些年里,德生每想起5·12大地震那天下午自己上车后因肚子不舒服临时下车,因这个临时原因,虽然自己躲过了灭顶之灾,可那辆车上的十几位同行好友,却永远离开了心爱的保护事业。想起这些,他的心里就充满了忧伤。



到无聊的六月里这簇簇团团的紫阳花开了的时候,你的视线就多停留一会儿吧。它不会说什么,它就安静且变化地地看着你,一直看到你的灵魂。

当然,街角的花儿稀稀疏疏的或许没有让你停一下的力量,但如果路过寺庙、经过海岸、走过公园,而且那儿有成片成片的紫阳花,还是要看一眼的,或许只这一眼,你就会被它的孤寂和朴素击中。

在日本,被称为“镇魂之花”的紫阳花,坚持着自己的操守和平凡,会让你 的心不再浮躁,得到安静,得到超脱。抬头看看窗外,紫阳花开了。

题额,此指店铺门面脸上方的商家牌匾,一般都请书法家或当地名流执笔。正泰茶庄的题额很特别,没署名。

“据说是沧城知名书法家朱佩兰书写”,源自冯天峰先生一九九三年出版的《说古道今话沧州》中的访谈录:《寻根觅源访“正泰”》,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日采访钱炳玉(当年茶庄账房先生)老人口述整理稿。文章叙述天津正兴德茶庄巨商穆雪芹的姐姐嫁给沧州富绅刘凤舞后人,穆雪芹经常来沧州。他阔步运河东堤时,看中小南门外文庙西侧濒临运河这块风水宝地,重金购买、筹划工料,于民国三年(1914)建成正泰茶庄,为正兴德名下的一处分店。正是这篇文章抢救并留下正泰茶庄的珍贵史料,才有二〇〇八年茶庄被河北省政府公示为省级文物;翌年,沧州市政府对茶庄和文庙一起重建,修旧如旧,两处比邻而居的历史古迹才得以并立城厢。一道风景,两朝风韵,运河襟带,古城冠冕,如历史活化石长存,冯先生功德无量! 此文也因此广泛流传。有作者报刊、网络文章大量使用先生的文字却不注明出处,好像他们原创一般,人们鼓励先生维权起诉,先生摇头幽默笑谈:“权当为人做嫁衣,成人之美吧……”严肃的法律问题就这样冰消雪融,高风亮节,前辈胸怀。对自己,先生却严之又严。

今年八月三日,我到冯先生家拜访,请教那个存心已久的历史悬疑。我问先生:茶庄正面“松萝、正泰茶庄、珠兰、红梅”的题额,为什么没有书家的署名呢?

冯先生点点头,沉吟片刻,说:“问得好。按惯例名人题额一般都要署名的,正泰茶庄没有,其中必有原因。我二十多年前采访时疏忽,没有深究、考证,实在遗憾,以至现在连到底是谁题额书写也有异议,说是另有其人……”先生说:“我俩学生来看我,说起我的书,于淑华讲,她母亲看了以后说:‘写得真好。可是你老师弄错了。茶庄那字是你爷爷写的……’”

我问那位“爷爷”是谁? 先生说:“城内一个塾师,清末秀才,叫于佑泉。”

我听出,先生对他书中认定朱佩兰为茶庄题额之事起疑了,觉得学生说得更靠谱。看来他已做好勇于担当的准备,坦荡胸襟令人肃然起敬。

冯先生是要为茶庄题额书家“正名”吗? 我贸然发问。

“现在茶庄今非昔比,已是省级文物名扬天下。所以,题额到底出于谁手,应该下一番认真的考证功夫,还原真相,对历史有个交代。我身体欠佳已做不到,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找于淑华深入了解。”

我回家查阅先生那篇访谈录,通篇都是口述人语气,唯独在“朱佩兰书写”句前有“据说”二字,强调口述人是听来的,这是冯先生早有怀疑的伏笔?

按冯先生提供的线索我拜访了于淑华。于女士年过七旬仍耳聪目明,经两次长谈,多次电话补充、订正,又延伸走访了二哥于清溪、同学付云起,终于完成采访,形成下面这段文字。

于淑华首先更正:爷爷名叫于幼(不是佑)泉,曾祖于静泉。曾祖擅长赵体楷书,因此爷爷也习赵体。这些都是她母亲姜玉树(1916—2014)给她“讲古”时说的。

母亲出身书香门第,母亲的父亲姜韵笙是清末民初沧州教育界名流,思想开化,民国初年任沧县县立第一小学校长,育二男六女,都读书、识文断字,长女嫁入刘凤舞家族。最钟爱的第五女姜玉树许配沧城塾师于幼泉之子于振声(于淑华是他们的女儿)。民国间修《沧县志》,两亲家双双荣膺纂修重任(沧县志载:于幼泉任采访,姜韵笙兼纂修、分纂、校勘三职),那年代非饱学之士、当地名流无缘入选。两家本系表亲又联姻,亲上加亲,和穆老板就成了转圈儿的亲戚。姜玉树说:“你爷爷给茶庄写字就是你姥爷举荐给穆老板的,可沧州城,‘赵体’还有谁能比得过你爷爷?”九十三岁那年,老妈听说市里正扒茶庄,非让女儿陪她说去看爷爷那字最后一眼。见拆下的“这是文物,是咱于家的,快叫你二舅搬家去吧……”就此事求证于清溪(退休工程师),于淑华这位七十五岁的二哥笑笑说:“老人家根本不懂社会上的事,跟她的心不再浮躁,得到安静,得到超脱。抬头看看窗外,紫阳花开了。

文化随笔

正泰茶庄题额考记

李学通

修建还得用,人家不让拿,她根本听不进,人老了光闹笑话。”问有无爷爷遗墨? 他长叹口气:“倒是有,‘文革’问我‘援非’在外,都让家里人偷偷烧光了,怕惹祸。”

以上说辞算不上直接证据,却说明于幼泉先生题额的可能性非常之大。那么,茶庄筹建前后朱佩兰先生在哪儿? 忙些什么? 他题额有几多可能呢?

两人都曾参加清末科考,论功名朱在上。中国书法杂志有篇《朱佩兰书法》介绍:他三十二岁中举(1897),历官咸宁官汉文教习、东三省总督府文案、靖安知县、锦州知府、沈阳监督、黑龙江省政务厅厅长之职达到他一生官阶的最高位,其后主持营口、海城税务,官场生涯日薄西山:“在营口任要职时,不理政事,一心练习书法。”晚年回到家乡沧县黑徐家庄养老,一九三三年去世,六十八岁。

就题额一事综合考察朱先生经历,判断有三:一、茶庄一九一四年建成,上推三年即民国元年,其间是茶庄筹建期;此时朱先生正在锦州知府高位惨淡经营,改朝换代、官场地震、官心惶惧,他哪有给千里之外茶庄题额的闲心? 二、此关键三年远在朱先生营口练字之前,他还跟书法家无缘。作为清末举人、民国高官怎会轻薄到以涂鸭墨迹示人? 三、传统文人大都孤傲清高,不屑为商家题匾。朱先生在东北二三十年,晚年回乡已是书法名家,在两地均未给任何商家题过字,会给正泰茶庄题额吗? 即便有,如此高官、名家能不署名? 若署名你敢于、好意思抹去? 因此,先生绝无为之题额的可能。

从书法鉴赏角度请教著名书法家、前沧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李德瑞先生,他认为茶庄题额十个字和书法家朱佩兰市场流传的作品比较,风格不一,后者功力略胜一筹,不板,更有活力。很难说题额出自书法家朱佩兰先生之手。

综上所述,茶庄题额书家非于幼泉先生莫属。这样,没有署名的悬疑也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一介布衣,无名家自重之累,署不署名无所谓;亲戚之间,有互相帮衬之义,礼尚往来很自然,没得计较。

此文权当是交冯先生的一份答卷,不知能否及格?

八月十三日完稿,先生看后说:学通,文章我看了,很精辟,很客观、公正,是好文章。你进行了大量采访、考证,周到充分、逻辑严密、层层递进、论证有力,全方位、多侧面地说清楚了谁是正泰茶庄题额的书家,很有说服力。这是沧州历史上一个大事,谢谢你。我大喜过望,慌忙作答:不敢当不敢当,是冯先生主动发起这次“正名”之举,足见先生海样胸怀,光明磊落,治学严谨。后辈只是奉命作文而已,且受益多多,惭愧……